禮書通故

投壺禮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投壺立馬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為將帥乘馬也陳祥道云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有橵馬皆刻馬象而植焉鄭釋周禮火弊獻禽謂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投壺之馬蓋亦如此方慤云馬與算一也方其執之謂之算及其釋之謂之馬以周案馬與算異陳氏說是鄭注以勝算為馬亦不謂馬即算也算以籌為之馬如鹿中其形異釋算者舍其算于地而不立立馬者立而植之釋算以明一耦之勝負立馬

以明兩黨之勝負其用異記云馬各直其算直當也算

在鹿中之西馬又當算之西賓黨勝立馬于右主黨勝

立馬于左其地亦異記云算多少視其坐數本不定其

多或用八十籌見鄉射記以一耦言有八算見記文以

一人言有四算見鄭注馬則合賓主兩黨止三而已故

一曰三馬既立一曰三馬既備竝不言四馬八馬其數

亦異

鄭元云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

𡋯三勝其一勝者幷其馬于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

𡋯慶也皇侃云三番而止者謂三耦投壺而止孔穎達

云投壺初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以周案孔疏是
熊安生云拜時般還或可東西面相拜曰辟者是贊者
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孔穎逹云般還曰辟者般曲
折還謂之曰今辟不敢受言此者欲止其拜也以周案
曰語詈與吹粵越聿諸字皆通般還曰辟即所謂還辟
不敢答拜也舊疏迂曲
鄭元云順投矢本先入也比投不拾也孔穎達云比頻
也呂大臨云矢本入則本末之序正左右拾投則賓主
之儀荅不如是不釋算陸佃云比投引手就壺使入後
世投壺坐欲四縣恐其比入也以周案陸說非

鄭[元]云司射釋左右筭如數射筭孔穎達云鄉射禮文
一純以取實于左手者謂就地上之筭以右手毎一純
別而取實于左手云十純則縮而委之毎委異之者謂
委之于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為縮滿十雙則東西縮為
一委毎有十雙耍別委之云有餘則橫諸純下者有餘
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于十純之西南北
置之云一筭為奇奇則縮諸純下者若惟有一筭則縮
之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謂數右筭之法若數左筭則
異于右筭總斂地之筭實于左手之中毎一純取以委
地滿十則異之其他所縱所橫如右獲司射遂以奇筭

告者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而告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數則云又純也若有奇數則曰奇假令九算則曰九奇也賈公彥云注假如右勝告曰右賢于左若干純若干奇若干者數不定之辭凡數法一一巳上尋偁若干奇則一也一外無若干鄭亦言若干者因純有若干而衍也朱熹云孔疏勝于賈疏然九算宜曰四純一奇淩廷堪云數左右獲雖有于地于手之異而其先直列次横列又次復直列則皆同也葢古九數布籌列位之本法如此以周案孔疏九算則曰九奇從鄭鄉射禮注爲説朱子以爲宜曰四純一

奇則用賈疏然賈自勝亐孔

陳祥道云使酌者行觴特賓主黨之禮而已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則卑者之亐尊長主人之亐客必親洗而酌焉與此使酌者異以周案使酌行觴以賓主黨之敵者言其或勝者降等自宜親洗親酌少儀云客亦如之謂降等之客陳說非

鄭元云勝黨之弟子亦酌奠亐豐上陳祥道云侍投之禮罰不以爵則凡投以爵不以觶矣以爵不以觶則燕用豐爲鄭云奠豐亐經無見以周案投壺之禮多如鄉射彼文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亐豐上鄭

云亦者亦鄉射也少儀云侍投不以角不以角則以觶
矣以觶則亦尊于豐上矣侍投于尊長且然而謂凡投
無用豐爲謬矣且侍投以觶不以角凡投以角亦以觶
大戴投壺禮奉觴作奉觚觚當爲觗觗卽觶字鄭駁異
義云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
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據此
當飲奉觗則凡投亦以觶矣
鄭元云壺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圜囷之
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
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朱熹云經言

其所容止斗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經之所言者圜壺之實數而注乃偕以方體言之此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然知偕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亏下文遂幷方體之所虛加以為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為圜壺腹徑九寸而圍二尺七寸斯為失之疏家依違其間訖無定說今以算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為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為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亏正方之外則四面各𣈆二釐五豪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為方壺則其

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假以為虛加之數爾若欲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為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為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亏五寸其廣雖不減亏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為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為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以周槃容斗五升以全壺言故其文在壺頸腹口之下大戴禮云壺脰修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腹修五寸壺

高尺二寸亦以全壺言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合之爲高尺二寸其受斗五升謂尺二寸所受也鄭注專以壺腹五寸言本難盡信孔疏所衍之數亦非鄭意

孔廣森云何氏解詁曰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然則此壺腹亦方斗五升積二百四十三寸以修五寸除之開方求其腹徑近七寸也以周案受斗五升以全壺言大小戴本文可玩孔云此壺腹方口圓與舊解異其說受斗五升仍沿舊譌

鄭元云魯薛擊鼓之節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

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孔穎達云每一圜點則一擊鼙每一方點則一擊鼓陸德明云○鄭呼爲鼙也其聲下其音榻榻然榻音吐臘反口鄭呼爲鼓也其聲高其音鏜鏜然鏜音吐郎反今本誤茲依臧氏校陸佃云魯投壺之鼓多薛投壺之鼓少所以待同姓異姓之別以周案士冠禮載醴醮二法鄭注以爲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薛鼓之異于魯亦行其舊俗之禮故並記之記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爲舊俗所行自有所受之未可輕斥也鄭注上文令辭謂繫以魯薛禮衰非異似屬未當陸農師直以爲同異姓之定制尤誤魯投壺之鼓雖多于薛

辟射禮之鼓又多兮魯以鼓多爲崇宗親其何以解射禮　又案據疏圓點方點之文○㕦㐌●□㕦㐌■皆實其中據釋文以榻榻之音釋○鐙鐙之音釋□則虛其中而不實矣○音不可攷以榻榻之音求之蓋讀若沓射禮鞱指之○詩謂之韘禮經謂之極皆其音近字□古文方字說文作匚缺其右旁以別四方之□其實同字釋文以鐙鐙釋□亦取其音近爾古人圖畫皆有深意非漫爲之陸氏之言當有所本

鄭元說賓黨主黨皆與兮投壺下文魯鼓辟鼓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列之方慤云魯辟之鼓既異而傳聞者

又畢故記者兩存之以周案篇末所載晉鼓辟鼓承上賓黨主黨爲文上文圜方之圖爲賓主之節此節圜方之圖爲賓黨主黨之節記旣述舊辟兩家賓主擊鼓之畢故彙列其賓主黨之別合讀鄭君二節注其義自明孔疏未詳方說亟鑿

受業通州孫儆
子　家璵　仝校

朝禮通故　　禮書弟二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杜佑說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朝夏官司士正其位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大僕正其位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陳奐說內朝行燕禮亦曰燕朝外朝爲治事之處九卿九室在焉亦曰治朝天子諸侯皆二朝從鄭仲師說以周案詢衆庶之事大故小司寇掌之槐棘聽訟之位小故朝士掌之其實同爲一朝杜氏分爲二

誤治朝對燕朝言曰外朝對詢眾庶之外朝言亦曰內
朝玉藻所謂內朝文王世子所謂外朝皆為治朝故後
鄭云治朝兼內外之名而與詢眾庶之朝實別鄭仲師
朝士注合之為一亦非天子諸侯皆三朝詳賈孔疏
鄭衆云朝士掌外朝之法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
內鄭元云王五門雉門為中門闈人幾出入者窮民蓋
不得入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賈公彥
云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杜佑云路寢為內朝中朝在路
門外外朝在應門外戴震金鶚說天子外朝在皋門內
則諸侯外朝宜在庫門內矣以周案燕朝在路門內治

朝在路門外舊說皆同詢眾庶之外朝仲師說亦在路門外康成說在庫門外其注小司寇又謂在雉門外康成五門之次曰皋庫雉應路雉門爲三門詢眾庶之朝在三門外小司寇注是但天子宮門亦止三門三門亦謂之大門說詳宮室類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内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至于朝之朝卽外朝也賓自外朝入大門始與公會公拜其辱如仲師說外朝在路門外則賓皮弁至朝已入大門與公會矣何待大夫納賓賓始入門乎仲師之說不足據也外朝之地貨賄人民六畜可以委聿藩木樾可以

過韋注國語云韋藩韋蔽荐後木樓木搢也江愼修以韋藩木楗爲車因謂外朝民車可以往來金氏鶚之云朝門之外不㝵乘車往來過之必下所謂大夫士下公門也庶人雖富不㝵乘車故以木爲楗以韋藩之載貨物以行于途康成以雉門爲中門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中門內不㝵有外朝以破仲師是巳但中門實非雉門聘禮云公出及大門內問君賓對司儀云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兩文相同中門外卽大門內則中門當爲應門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宮謂宮門卽大門序官曰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則大門亦有閽人幾察矣外朝當在大門外戴金兩說皆與聘禮之文相違杜說更

悖

晉語云天子諸侯合民事亐外朝合神事亐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亐外朝合家事亐內朝韋昭云自卿以下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陳祥道及金鶚等說卿以下有二朝內朝在寢門內外朝在寢門外萬斯大說大夫私朝即正寢非別有外朝如果有外朝以業君之官職則冉有謀政亐私朝乃其常分孔子曷為以其事抑之可知敬姜之語從僭後為言非先王之制以周案內朝之名有三自詢眾庶之朝言之治朝為內朝自治朝言之燕朝為內朝自后夫人內宮之朝言之燕朝亦外朝

聽內職者謂之內朝玆云合神事于內朝謂后夫人之朝春秋傳所謂內宮之朝西宮之朝是也有祭祀則朝之則卿以下合家事于內朝亦所謂合神事之朝也而當時庇家政亦朝之公父文伯之母婦人故以內宮朝與治事朝對文分內外上文云季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下文又云外朝內朝皆非吾所敢言則在其朝弗應為外朝及寢門弗應為內朝矣外朝弗應曰其朝為康子合官職之朝則及寢門弗應之內朝為內宮婦人之朝可知矣外朝在外寢之庭故玉藻云將適公所居外寢旣服乃出揖私朝出謂出

至庭也內宮朝在外寢之內內寢門之外故國語以及寢門弗應爲內朝非敢言及寢門謂內寢門入內寢門爲婦人燕寢矣故下又云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如韋氏說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何必至公朝且傳當以私朝公朝爲文不辱以內外言如陳氏金氏等說寢門弗應仍屬外朝之佐寢門之內爲內朝非婦人治業之所且入內朝而斷斷議論尙辱曰非吾所敢言乎近之申韋注者如宋丁庭據尙書鄭注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後之取法云寿是大夫外朝在國門胡竹村據考工記外九室鄭注如今朝堂

諸曹治事處以爲大夫外朝在君治朝之左右皆與國語本文不合不復詳錄

鄭元云燕朝朝亐路寢之庭治朝路寢門之外廷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萬斯大云路門內爲路寢卽內朝也治朝外朝就門而立別無朝堂江永云治朝無堂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亐朝之時管人布幕亐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庭無堂也燕朝在路寢堂三朝惟路寢有堂有階孔子異姓之臣而攝齊升堂則燕朝無分同異姓或說治朝無堂燕朝外朝有之鄭注槀人云今司徒府中有

百官朝會之殿以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此為外朝有堂之證以周案三朝皆不在堂故古人祗稱朝廷不稱朝堂曾子問曰雨霑衣失容則廢朝尤為朝不在堂之顯證爾雅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指燕朝說門屏之閒謂之宁指治朝說燕朝君立兩階閒南鄉治朝君立路門外當宁惟覲禮不下堂與此別也江說治朝是燕朝非燕朝當在路寢庭孔子攝齊升堂為圖事非為朝鄭注聘禮君與卿圖事云謀事者必因朝謂因朝而圖事也朝自朝圖事自圖事特相因云爾非朝在路寢堂也或說要誤

鄭元云司士正朝儀此王日視朝事在路門外之位司士擯詔王出揖朝者王揖之乃就位孫炎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以周案記云天子當宁而立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荀子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司士詔王出揖孤卿大夫士又還揖門左揖門右是則當宁者當之也非即宁也王出揖孤卿大夫士時在路門外屏之南其南北以當宁為節東西以負屏為節故揖門左揖門右特著王還之文如孫說君立在門內則門左門右之指不必言還且禮家舊說天子外屏立于門屏之間幾于面牆并不克與諸臣覿見矣詳見宮室門

鄭元云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公彥云九室在路寢門外正朝之左右為之惠士奇云九室在九棘處戴震云九室蓋在朝門之外以周案九室為治朝外九卿朝其屬吏之處對公朝言之亦偁私朝對大夫家朝言之亦偁公朝韋注魯語卿以下內朝外朝雖誤而以卿朝九室為公朝是也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指此若在治朝族談有禁

鄭元云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江永云以漢大會殿擬古

未當外朝燕宮室

鄭元云燕禮公升卽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賈公彥云儀禮內諸侯有燕朝有射朝不見正朝周禮內天子有射朝與正朝不見燕朝諸侯射朝與燕朝位同則天子燕朝亦與射朝位同天子射朝與正朝位同則諸侯正朝亦與射朝位同是天子諸侯三朝各自同江永云諸侯之朝以阼階前西面之位為尊王朝禮三公北面而諸侯禮大夫北面變于王朝也金鶚云朝位之最尊者北面其

次東面其次西面諸侯朝位卿北面有孤者亦然大夫東面士西面以周案公卿大夫朝見其君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君揖之乃就位此通禮也位即司士所正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之位與射人職所言同鄭注射人引燕大射之文為射人但記射位未及其始入門時公卿大夫有北面東上之立故據禮經補言之明天子大射亦當然也注司士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此以天子射位與朝位同射時未就位前公卿大夫北面東上其朝禮亦當然故又約燕大射禮文補言之明始入門右

皆北面爲人臣見君之通禮故云凡朝燕及射臣見于
君之禮同非謂其所就之位同也亦非謂諸侯正朝亦
同射位也賈疏非也諸侯正朝之位自當以天子壑之
諸侯無三公有孤卿孤卿視天子之三公北面其大夫
西面其士東面一同天子正朝之禮其與射位或同或
不同者以天子大射在郊之學宮制如明堂故射位爲
同正朝諸侯大射雖在郊學而制如路寢故射位不同
于正朝而同于燕也燕大射禮並云公在阼階東南南
鄉觀此自與朝位有別曲禮云君子下卿位君子謂諸
侯凡人君出入必中道過此則下爲卿位在治朝中廷

北面也大夫位在其東故不云大夫凡朝位以中廷北面為尊賀循說三公北面屈之賈公彥說諸侯在朝皆北面屈之從三公位皆非其列廷之左右者以上下定其位初不以東西分貴賤與宗廟之昭穆同天子之朝禮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兩不相妨江氏說西面尊金氏說東面尊皆非聘禮授幣受命諸節皆在朝其時使者北面重其事也亏卿大夫皆云西面北上依朝位而立也金氏說大夫東面尤為鑿空無據金氏又謂射人所掌之位與司士同是朝位之法非射位下云以射法治射儀乃言射事此說亦非

天子日視朝無挈射人詳言挈明是其位為射位

鄭元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登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金鶚云天子治朝之位羣士分列東西而遠處于孤卿大夫之下不與竝列司士云士旁三揖凡言旁者或四旁或兩旁皆不止一方考工記國旁三門司儀宮旁一門謂四旁也此士旁三揖謂兩旁也左氏傳云三揖在下知其遠在孤卿大夫之下如鄭注羣士位東面偏在一方左右不稱

以周案此鄭約燕大射禮爲文明公孤卿大夫始入門

時皆北面不登卽位故王㝵正鄉揖之其羣士登在西方不正對王故王必旁揖之如金氏說朝位必求其稱則卿大夫亦宜分爲左右且左氏傳三揖在下謂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揖也先鄭注是服注謂士揖時揖天揖亦通亦不㝵如金氏說

孔穎達云燕禮卿西面大夫北面士門西東面大射亦然諸侯外朝兼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以周宗天子外朝之位見朝士職其與治朝不同者爲外朝三詢有五等諸侯故其位與治朝異諸侯外朝兼諸侯自當同于治朝之位孔疏說諸侯治朝外朝一如燕大

射之位皆非
鄭[元]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覲朝賈公彥云與賓客及
臣下覲時亦有朝鄭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為覲朝者以
其因覲而朝賓臣覲禮已有成文圖宗人嘉事者朝不
見故特見之江永云大僕王視覲朝則前正位掌擯相
本不止一事鄭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舉一隅耳非謂覲
朝專為此也覲朝同異姓皆導入金鶚云覲朝並無異
姓皆公族覲禮所言並非朝位以周案凡圖事在覲朝
聘禮君與卿圖事鄭注云圖謀也謀事者必因朝其位
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此言覲朝之位也君

與卿謀聘事亦在燕朝是鄭本不謂止圖宗人嘉事已也顧命入卽位在燕朝疏引鄭注云卽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是王燕朝之位與諸侯同鄭又注曲禮君子下卿位云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路門內為燕朝燕朝之卿位本不止公族其位倣燕禮故謂之燕朝朝亦不止宗人也金氏謂燕禮所言非朝位本誤然諸侯朝禮士旅揖燕禮公不揖士朝禮君在兩階閒謂之鄉燕禮公在阼階東南南鄉是燕禮與朝自有不同鄭注言燕朝之位但云君南鄉不全用燕禮公在阼階東南之文亦以此

孔穎達云公族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金鶚云凡朝位必左右並列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內朝之位宗廟必序昭穆則內朝亦必序昭穆可知昭東面穆西面文王世子所謂東面北上者本當云東西面北上省文便讀耳舉昭以該穆猶中庸舉上帝以該后土也以周案內朝本兼同異姓異姓之卿大夫朝亏內朝皆在東方或西面或北面自有定位故同姓在西方東面云則東面北上者明其與異姓同朝內朝則如此若朝治朝以官分不以同異姓分若朝宗廟之中亦以官分卽大朝覲在廟中以同異姓分亦同姓西面北上不㝵東面覲禮所

謂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是也然則公族之㝵東面者爲燕朝卿大夫之位在東方有定制公族不㝵不然也故曰公族朝于內朝則東面北上孔疏循文立說不能詳其義遂致金氏之疑記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金云如內朝顯與記違

金鶚云爾雅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二句相承明指內朝路寢庭葢三朝惟內朝有堂有階也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治朝外朝旣無庭則所謂中庭之左右曰位必內朝也以周案金說

是書顧命所記皆路寢事其云入卽位卽燕朝禮也王由賓階隮爲王位在堂之兩階閒也鄉士邦君卽位不云隮階爲人臣之位在中庭左右也管子君臣上篇云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嬰天子路寢如明堂南設三階君立三階之上南面受嬰其臣分列中庭左右而朝也舊解庭廷不分中庭左右之位誤以治朝之左右當之不知治朝中廷自有位何得偏指左右爲說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正明內朝之位分列東西兼中庭北面位也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弓西方東面北上其位皆在中庭之左右公既揖後卿西面北上大夫

皆少進北面其位仍在中庭之東非正中庭燕朝之位葢同鄭注曲禮云卿路門內北面位以始入門之位言其注聘禮云卿西面以指後所就之位言兩注若異以燕禮文參之自通

包咸說論語過位過君之空位鄭元說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以周案卿大夫亏公未出揖之先同立門右北面公出揖卿就西面北上位大夫少進就庭右北面位所謂公揖之乃就位也鄭注論語過位以臣位言與下復其位同過位之位即卿大夫門右北面同立之位復其位復其已所立大夫北面之位二位之分別

惟鄭注最明邢昺包注以門屏之間疏之是以宁混佉
也釋宫云門屏之間謂之宁中庭之左右謂之位經云
過位升堂爲將聘圖事之朝朝于内朝詳聘禮門
孔安國云攝齊升堂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劉台拱
云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卽席也于升堂未有言摳
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之患不
必摳衣也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
整飭爲難史記沛公輟洗足攝衣正義云斂著也戰國
策攝衽抱几旣抱几能摳衣乎弟子職攝衣共盥旣兩
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摳衣以周案諸言攝者皆謂

以手整斂之也既攝衽乃抱几既攝衣乃其盥初非一時茲行劉氏此說焦理堂力駁之

鄭元云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私朝大夫家朝揖其臣乃行孔穎達云煇光儀也吳澄云煇如謂昧爽之際光熹微也有光謂質明之時光顯箸也江永云煇如即詩夜向晨庭燎有煇以周案周官眡祲十煇注煇朝日烝也管輅荅劉邠云不同之名朝旦為煇日中為光私朝之容如日煇時登車之容如日光時此為公邑大夫特朝言而在國大夫先私朝後公朝亦見亏此凡私朝一揖卽登車未暇聽私政也公朝辨色始入君日

出而視之卿大夫之私朝先于公朝者遞尊之義也其聽政又在公朝退後者急公之義也自卿大夫朝私臣聽私政二者不分或據玉藻此文以為聽私政亦在公朝之先或據羼語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以為私朝在公朝之後皆非也江氏主先私朝後公朝之說又嫌昧爽私朝與辨色入公之文相戾故釋為向晨庭燎之煇亦未足據玩節首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數語本文所言實為邉邑大夫特朝而言非在國卿大夫日朝之禮也邉邑大夫遠或數十百里即夜未央私朝亦恐不及辨色而入況向晨時乎若卿大夫與知

國政者皆就宅亏國中周官謂之國宅其私朝在國宅不在采邑鄭注書賓亏四門據晉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以為鄉士私朝在國門亦謂其宅有在國門爾私朝即在國門昧爽一揖即入公門義自辱曰辨色始入亦何必指庭燎為言也

鄭元說論語端章甫衣元端冠章甫諸矦日視朝之服也皇侃說周諸矦日視朝之服衣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元端日視朝者容是周末禮亂故也賈公彥云對文元端有纁裳元裳襍裳朝服緇衣而素裳但六入為元七入為緇大判言之緇衣亦名元是以檄文言之

朝服亦名元端論語端章甫以端是正幅也非直服名端六冕亦有端稱禮記端冕而聽古樂是冕服正幅亦名端也以周案端可謂之朝服不㝵以爲元端鄭注誤詳見服制門

孔安國說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朝服皮弁服朱熹云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以周案禮告朔皮弁服卒朔而朝乃服朝服二服有別詳服制門當時列國禮廢君臣遇月朔或一用朝服或一用皮弁服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爲服朝服以聽朔者言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爲服皮弁而朝者言記者反復

記此正明二服之有別不可誤用也孔注本後人僞撰不足據家語云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亦王肅肊改也朱子致仕之說本諸范氏但經不著致仕之文何由知此爲致仕之吉月且范氏謂旣告老猶月朝于君是意重在朝當記于君命召之後方爲以類相從今乃與衣服之制連敘明是爲朝服記不爲朝記也金氏說此詳矣

受業通州孫儆仝校
子家辰

聘禮通故　　禮書弟二十八

定海黃以周述

春秋穀梁傳說天子使人聘諸侯非正也啖助趙匡說諸侯之于天子有朝貢亦無聘以周案天子有下聘諸侯禮諸侯有上聘天子禮具見周官兩說竝鑿

異義云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間問以喻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元無駁以周案據小行人文朝覲宗遇會同爲諸侯事君之禮存覜省聘問爲天子報臣之禮古者王于諸侯不純臣故有覜聘周官既明著之春秋亦無

貶辭公羊家言未可據也何注公羊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請臣受之于大廟所以尊王命歸美先君不敢以己當之是下聘之禮固有異于凡聘也又何害焉何注公羊亦不用舊說萬氏申穀梁義以爲諸侯于天子曰聘天子于諸侯曰問與大宗伯時聘曰問亦違

鄭元云時聘者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周衆大行人于朝覲宗遇時會殷同之後曰時

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小行人釋其義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則大行人所謂朝覲宗遇時會殷同爲諸侯事君之禮殷覜時聘爲天子報臣之禮玩以結好以除慝之文義明是天子遣使主其事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覜曰視玩視與問之名義亦非諸侯所以施天子典瑞云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結好除慝之圭掌亏王朝則時聘殷覜之人斷屬王臣而非諸侯之使尤可知鄭注典瑞云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其義殊曲鄭意大行人首言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大賓卽朝覲之諸侯大

客宜爲聘覜之諸侯使臣其實大客之儀自對下大國
之孤諸侯之卿來聘言者而言若諸侯使大夫來王所
可曰聘不可曰覜問覜頫問存尊者施卑之辭也鄭注

一服朝義詳覲禮門

周官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
也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
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
年一朝鄭元云聘義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
聘所謂殷相聘也王制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以周
案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

又歲徧省此天子聘諸矦之禮也大客之儀有大國孤諸矦卿聘饔饗食之數此諸矦聘天子之禮也又云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為諸矦之邦交禮聘義云天子制諸矦亦謂天子制此諸矦邦交之禮使之相厲也禮家又據天子聘諸矦禮以擬諸矦之邦交以為大行人聘曰時聘猶此歲相問也覜曰殷覜猶此殷相聘也又曰歲徧存三歲徧覜以例諸矦之邦交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禮或然也而又歲徧省省為閔問諸矦之別名非謂朝也見鄭注 或又比坿其義而云又歲一朝鄭注聘義引大行人文以證乎王制直斥為霸制

鄭元云歲相問殷相聘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亏殷朝者及而相聘也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賈公彥云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不云三年而云殷者欲見中閒久無事及殷朝者來及亦相聘也先鄭說殷聘以春秋傳者服彼注云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亏齊至今積二十一年聘齊故中復盛聘與此中年數不相當引之者年雖差遠用禮則同也以周案大行人時聘殷覜注云時聘者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無事則巳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又服諸侯使卿以聘禮來覜此釋殷

相聘爲于殷覲者及而相聘意與上同胡竹村申此注云于朝之中及時相聘不使疏數非鄭意也鄭意諸侯聘天子不敢瀆爲小禮故小聘無常期大聘則在一服朝之歲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是有常期矣諸侯之邦交經云歲相問是小聘有常期經云殷相聘聘禮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是大聘無常期蓋鄭注周禮時以聘義與王制所言同爲文襄霸制故置之不用而引先鄭說殷聘如昭九年孟僖子之如齊以證其說其後注禮記以聘義所言可通于周禮引大行人文以比坿之而于王制終不可合則直斥之疏家乃偏引聘義王制

以申鄭義定其彌見膠輵也鄭注禮記在注周官後說詳襍箸中

鄭[元]云小聘曰問不亯有獻不及夫人記貶亏聘所以爲小也獻私獻也盛世佐云亯與獻皆聘君之所以遺主君也其別有二亯必以玉帛庭實獻則隨其國之所有而已一也亯君夫人皆有之獻但及君而已不及夫人二也大聘亯而不獻小聘獻而不亯輕重之埶也以周案獻與私獻異獻者聘君之所遺也私獻者聘臣之所具也鄭注訓獻爲私獻非大聘有亯而或兼有獻獻爲獻君而或兼及夫人小聘不亯有獻獻亦不及夫人此其埶也經云有獻不及夫人正明大聘之獻有及夫

人也盛說亦未是

鄭[元]云假道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也常差者上賓上介牲用太牢羣介用少牢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内之西北面米設于中庭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焉李如圭云言積唯芻禾則無車米與薪且獨上賓有之耳李心傳云賓太牢則介不得用太牢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矣胡培翬云經文云上賓太牢積唯芻禾是專言餼上賓之禮下云介皆有餼乃指上介衆介言也二李氏說是或謂無門外車米而仍有庭中筥米亦與經不合又

謂上介衆介皆有芻禾攷主君歸饔餼士介無芻禾豈過邦餼賓反優于主國待賓之禮耶以周槷假道致餼鄭以君歸餼及大夫餼賓二禮約言之李朗諸說依據本文叜勝舊注過邦假道爲諸侯禮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微弱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

鄭元云致館如初之儀如郊勞也不儐有侯伯之臣致館于庭賈公彥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儐此亦然也敖繼公云聘禮致館不以幣而在門外與周官異矣

廷華云郊勞有儐致館如初儀亦有儐矣以周案覲禮
賜舍儐之聘禮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
卿退賓送再拜不言儐之是不儐也鄭君此注亦以聘
禮決之吳說未是凡諸公相爲賓及其臣之爲國客致
館皆有束帛鄭注郊勞云勞用束帛注致館云如郊勞
也不儐亘明主國亦有束帛特賓不儐使爲異亘疏云
聘禮致館無束帛與聘禮本疏違敖氏解聘禮不用本
疏而用司儀疏以爲兩經有異非也司儀諸公之臣郊
勞致館皆登堂鄭彼注云侯伯之臣亏庭敖云門外亦
非

賈公彥說諸侯遣使聘王國有用幣致館而無儐褚寅亮云諸侯來朝天子賜舍無幣豈反加厚于陪臣乎以理揆之王之賜舍亦如侯氏無幣而陪臣則不敢儐王使以辟其君也

鄭元云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受者受之于庭也侯伯之臣不致積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賓登堂也侯伯之臣受勞于庭吳廷華云下云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所謂致積登聽命者不止公之臣可知以周案鄭注據聘禮而言經云亦如之者明其

大判若此非一一同也下致館如初之儀同聘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享有饔餼告請有言無庭實鄭及服虔說竝同亦非一一如享禮是其例
周官掌客設飧公矦伯子男簋同十二公簠十矦伯簠八子男簠六皆陳饔餼其死牢如飧之陳聘禮陳饔餼堂上及東西夾簋有二十簠六上文設飧時與此堂上及西夾同則簋十四簠四又聘禮致饔餼于賓醯醢百罋米百筥掌客子男罋筥八十聘禮賓壹食再饗掌客子男一食一饗聘禮燕無常數掌客上公三燕矦伯再燕子男一燕賈公彥說掌客所言是君禮自上下爲差

聘禮乃臣禮或多或少自是一法不可以彼相並子男少亏卿大夫禮禮或損之而謚此其類也以周案禮或損之而謚其類固多但掌客所言多與禮經不合豆鉶之數鄭注巳多補正矣

萬斯大云聘義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說者謂餼之牢禮米禾薪芻之屬曰積致聘禮賓初至館宰夫致飧是一積也聘之日使卿致饔餼是二積也此所以其其在館之積也臨行當更有餼遺以其其在道之需是三積也注疏見聘禮不言積因謂出入三積專指待上公之臣儀禮是待矦伯之臣故無積然則致飧之禮餁腥凡二

牢米禾皆二十車而薪芻倍之歸饔餼之禮飪腥餼凡
又牢米禾皆三十車而薪芻倍之獨非積也邪以周案
司儀掌客諸職致積之禮與致飧致饔餼皆別言之又
曰致飧如致積之禮致饗餼如將幣之儀則致積不關
飧餼之數可知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而
聘禮無致積之文鄭注云矦伯之臣不致積此說自不
可破萬說非

鄭元說諸公相爲賓主國又積三問再勞其禮皆使卿
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
三積下云遂行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賈公彥孔

穎達說又積三問再勞來去皆有此數出入三積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以周案出入三積謂自入至出其所致積有三也故注云從來至去數如此賈孔謂來去皆有此數則注何為言從至

孫希旦云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又云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又等之臣為客皆有積可知矣又大行人上公出入又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則諸公之臣三積侯伯之臣二積子男之臣一積也以周案致積致飧皆使卿大夫致之司儀云致飧如致積之禮是其致禮同也其不使卿

大夫致而微者直陳其禮謂之設聘禮宰夫朝服設飱記云飱不致賓不拜謂不用致禮非無飱也侯伯之臣不致積與不致飱同亦非無積也聘義云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自是又等之臣通禮但諸公之臣以禮致侯伯子男之臣不以禮致直使微者陳設之而已其設之之法亦當與宰夫朝服設飱同賈疏以有束帛謂之致不用束帛謂之不致侯伯之臣不致積但不以束帛行禮致之非亏道全無積此說甚通其據束帛言之者用鄭飱不致注其實當依經致皆卿大夫不致而設者士或說侯伯之臣無積或說侯伯之臣亦致積皆非孫氏二

積一積之說亦無據

大行人云上公介九人擯者五人諸侯介七人擯者四人子男介五人擯者三人凡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鄭元云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出聘之數也賈公彥云聘禮五介是侯伯之卿大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上公之臣公會大夫俎實云倫膚七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是其互見為義也以周案諸經各舉一邊注疏互相推闡是已聘禮郊勞賓指先入受于舍門內注云不受于堂此主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于堂是鄭固

以聘禮所言爲矦伯大聘之禮矣

鄭元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矦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孔頴達說凡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李如圭云大行人上公擯者五人矦伯四人子男三人諸矦自相待擯數無文鄭據天子待己擯數以爲己國待賓之擯數也敖繼公云經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而不言其人數則是諸矦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己爵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所以別乎天子也以周案鄭意來聘之介數旣以爵等分多寡則主國擯

數亦當依爵等而殺之但據經文上擯承擯紹擯似止
三人聘義文同又賓問卿下大夫擯是卿之擯者一人
大行人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卿擯一人
則主君擯亦三人矣敖氏此說不爲無見存參先鄭注
司儀以爲擯九人不足據
鄭[元]云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其
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
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
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
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

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比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賈公彥云注云西北東面者據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正北陳之上擯東南望承擯承擯等仍向正南陳之不謂介西北邪陳擯東南邪陳也云各自次序而下者賓之介從南向北上次下至末介主人之擯從承擯向南上次下至末擯東西相去三丈六尺云揖賓俱前者謂上擯入向公前北面請命出門南面遙揖賓使前前擯者

漸南行賓至末介北東面上擯至末擯南西面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褚寅亮胡培翬說注謂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云旁者非東西正相去蓋自末擯直西至末介北東西相去三丈六尺末介東至末擯南亦然若旅擯則上擯至末擯南賓進末介北東西正對相去三丈六尺據此則上擯與賓親自問對其相去三丈六尺與末介末擯相去同故注云亦也以周案旅擯交擯之傳命不傳命先後鄭注不同說詳覲禮門此注公之使者七十步云云明賓出次而後與上擯闑東閾外遠近相去之位又云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明諸擯成

列而後與介遠近相去之位此以南北言其地衺對故
不直言擯介之相去而曰旁又云賔至末介上擯至末
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明上擯指賔俱嚮與賔遠近相去
之位此此又以東西言故復舉其相去之數而曰亦賈疏
亏此既未分明作圖者直以末介正對末擯誤矣鄭注
又言天子諸矦朝覲命介紹傳命之異而云此三丈六
尺者明介紹傳命其相去遠近亦如旅擯故亏此總言
其義葢古人傳命聽命約以六步為節六步之內言可
以聞也故此注竝云三丈六尺還玉節大夫升自西階
鉤楹賔自碑內聽命葢亦不出六步參見宮室門賈疏不明

玆義因謂末介向末擯遞受命傳與次介云此三丈六尺者卻計壽云相去一似朝覲之末擯與末介位相連接無三丈六尺之閒要誤

鄭衆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鄭元云三辭辭其以禮來于外也江永云旅擯三辭謂上擯以君命請事于賓賓對一辭也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二辭也主人又固辭賓又對三辭也三辭訖乃許而納賓司儀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己誤矣聘禮不言三辭文不具互如注疏說一請事即納賓豈可如此簡略以周案司儀將幣三辭三讓竝言禮器釋其義曰七介以相見也

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禮經言三讓不具三辭聘義補其義曰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鄭注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當作大門孔疏云鄭解三讓傳命之節正當聘禮賓至大門主人請事之時云廟門誤是也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當己則三讓之不㝵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據鄭此注傳命寿之三讓即司儀之三辭故賈疏三辭卽用鄭此注以為說其不曰三辭而曰三讓者檝文辭猶讓也但鄭注聘義三讓主賓言注司儀三辭又指主人言各據一偏不及先鄭注兼賓及擯者

為賅擯者三辭辭其以禮來賓三辭辭其以客禮待己如江氏說三辭為三陳說不合辭讓解非其義胡竹村敢其說亦未審

賈公彥云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注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與聘禮介皆入門左不同者彼云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唯君相入者謂寿相君禮須入故言之臣相不寿相禮故不言入其實皆入與此同也以周案聘禮自及廟門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至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止此行聘也行聘

介及眾擯皆入門故曰介皆入門左時賓執圭圭璋特
達故不言幣自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至公側
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止此行享也行享之時介及
眾擯皆亐賓降時逆出惟上擯入故曰擯者出請入告
擯謂上擯享用束帛加璧故曰受幣司儀所言每門止
一相及廟唯君相入者指行享言故曰及將幣將幣惟
上相入與聘禮文本符合所異者聘禮主侯伯之臣言
注見鄭其聘享同在一日之內故享幣陳亐廟門外賓之
行享止有入廟事無每門禮司儀主諸公之臣言其聘
享仿朝禮必在異日故將幣有三揖每門諸儀賈疏誤

以司儀將幣事爲行聘禮宜其齟齬不通胡竹村遂謂二經歧出當闕不必求合是亦過矣張皋文言圖介皆入門左沿賈疏之誤　又案夏弢甫說聘禮相皆指擯者言無有以介爲相者上擯近君相禮故又別之曰君相以殊于衆相也此說亦似是而非司儀于諸公相爲賓曰上相以別衆相于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曰君相以別客相如以君相爲近君相禮之上擯豈衆擯非近君相禮者乎

敖繼公云聘禮反命曰受幣于某宮則是不在太廟矣以周案太廟偁廟羣公偁宮別辭也渾言之宮廟通辭

故他邦之太廟亦可稱之為宮何注公羊云朝聘受之于太廟曰某者指所聘之國言敖說非

包咸云論語執圭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江永云大夫聘執瑑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包氏誤矣集注偶失檢承其誤以諸侯命圭釋之考工記玉人曰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是封國之時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若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言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則異于命圭矣以周案聘圭與命圭不同江說是諸侯執封圭以朝王兩君相見

亦用之使卿大夫聘則執瑑圭璋璧琮玉人所謂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是也賈疏云言八寸者此謂上公之臣若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是各降其君之瑞一等也其繅命圭三采三就聘圭三采再就二采一就亦有別

杜預云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曰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以周案辭玉禮固有之聘禮擯者入告出辭玉此所謂禮辭也杜注以為不欲為好誤

鄭元云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

琥以繡璜以黼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當云聘義圭璋特達亦通于此其于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于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以周案據小行人文琮用錦聘禮享夫人元纁束帛加琮不用錦說者以為避享后其實旅幣無方小行人亦言其大較耳聘禮記曰凡庭實皮馬相閒可也謂各隨其所有以相閒代也琮之用帛正同此例又聘禮享君束帛

加璧亯夫人束帛加琮皆有庭實皮則攝之戴記云圭璋特達束帛加璧亦與小行人文不合鄭注小行人云亯用璧琮皆有庭實以馬若皮據聘禮文通之見本文亦指其大較為言是已又云二王之後尊亯用圭璋而特之此據戴記文通之竊有疑焉聘義圭璋特達專指聘言聘禮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皆不言束帛馬皮其證也若用之亏亯雖圭璋亦不以特達故周官有六幣之文凡亯必有幣以加圭璧尙書曰亯多儀通禮然也天子聘女用圭諸侯聘女用璋亦有束帛離皮非一用圭璋即無幣也鄭注葢泥　又案圭以馬璋以皮馬皮

皆陳于庭不上堂而先之以圭璋將禮故老子曰拱璧先駟馬杜注左傳謂魯賄荀偃以璧馬先鼎非服虔云享覲有璋享獻也杜預云享饗也臣為君使執璋以周案據聘禮圭璋用于聘不用于享據小行人六幣圭以馬璋以皮是圭璋亦有用之于享也左氏傳享覲有璋與小行人文合鄭云二王之後尊故享用圭璋是也正義云鄭氏先儒以為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覲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服氏訓享為獻義同鄭氏先儒杜注破享為饗誤饗亦當用璧琮禮人之玉與禮神異禮神首璧

琮次圭璋見大宗伯禮人首圭璋次璧琮人臣出使之玉與在國異在國君執圭臣執璋見顧命出使之玉見君以圭見后夫人以璋杜氏說出使聘覜同亏在國朝祭禮亦誤

鄭元云論語亯禮有容色亯獻也既聘而亯用圭璧有庭實江永云亯禮用圭者惟二王後亯天子鄭小行人注云其亏諸侯亦用璧琮亙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亯必無用圭之事邪疏不能辨正集注遂承其誤以周案江說是

舊說亯禮有容色謂亯獻之禮孔廣森云亯與禮為二

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時也既聘乃亯既亯乃禮既
禮乃私覿以周案聘禮記誌容儀與鄉黨文合云及亯
發氣焉盈容卽此所謂有容色也而受禮之容色則無
文是鄉黨亯禮止言行亯之禮爾說詳金氏禮說
論語入公門過位升堂復其位舊說是平時路寢聽政
之禮劉台拱據聘禮鄭注引論語文以爲行聘鄰國之
禮陳壽祺據士相見禮賈疏引論語鄭注以爲將聘圖
事之禮宋翔鳳又以爲擯禮以周案論語此節文次亏
使擯之後執圭之前皆記聘事服注左傳所謂孔氏聘
辭卽謂此也舊說非過位復其位謂燕朝之臣位出降

一等謂出路寢堂降至階諸侯堂高七尺階七等如謂
行聘鄰國燕所謂其位如以其位爲廟門外接西塾之
位出爲出廟門何以復記降等沒階劉說亦非禮賓升
堂擯者退中庭賓致命擯者進至阼階西釋辭相拜未
有擯導升堂之禮宋說尤非陳氏以爲將聘圖事其說
較確鄭注曲禮下卿位云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
車入未至而下車疏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
鄉黨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鄭注據燕禮
爲說其意過位爲過卿大夫同立之位復其位爲復已
所立位過位復其位皆人臣位釋宮云門屏之閒謂之

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論語本文言位明據中庭之左右為言不辱以内解之故不從包注上過位不曰其位明據卿大夫之位為文卽曲禮所謂下卿位之位不辱以己所立位解之故又不從孔注孔注復其位來時所過之位是直以為過己所立位此鄭注之精亏諸家者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鄭注云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賈疏以為在路門外正朝本誤江愼修謂下記旣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費注云古者君臣謀密艸刱未知所之遠近則圖事命使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士相見禮凡燕見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

聘

七

見無方階辯君所在鄭注云此謂特見圖事賈疏云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于堂聘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有此面位無常法也疏稱聘禮云者約鄭禮注文稱鄉黨者亦約鄭論語注文是鄭以圖事解鄉黨與聘禮合也

孔安國云踧躬斂身也包咸云敬慎之至以周案鞠躬一作鞠窮鞠窮雙聲字亦作匑匔三蒼云匑匔敬謹皃依說文其字以匑窮為正其義為敬畏之至而身不敢舒故孔云斂身非以斂訓鞠以身訓躬也先君子論語後案云篇中凡言如者皆形況之辭踧如勃如單字形

狀之也踧踖如鞠躬如如重字形狀之也如近解經宜言躬鞠如也方與躩如勃如一例言鞠躬如則如字爲不辭金誠齋說執圭鞠躬更淡于踧踖復位踧踖如卽過位之色勃足躩之類升堂鞠躬至屏氣似不息以視色勃足躩更有加

鄭元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面擯者進進阼階西釋辭于賓相公拜也江永云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阼階西經曰擯者進卽論語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賓已致命公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惡

手拚臂雖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見左傳者凡又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受玉郤克趨進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九年同盟于戲晉士莊子爲載書鄭公子騑趨進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傁趨進定八年晉侯盟衛侯于鄟澤王孫賈趨進以周案論語趨進舊注皆不言在何時江氏據禮經證之甚已其所引左傳又趨進惟郤克叔孫穆子公孫傁爲諸侯朝聘事其趨進已不在拜覲之時餘與朝聘無涉此外言趨進者又有成十六年范匄趨進襄二十三年范鞅趨進

聘禮論語皆有私覿周官司儀有私面私獻記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鄭[元]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于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孫希旦云聘禮賓介皆得私覿諸侯相朝則爲介者不敢私覿聘賓卑故介禮得伸朝君尊故介禮從屈今乃謂不敢貳君非禮意矣周禮掌客諸侯相朝主國之卿皆得以摯見于朝君曷嘗以貳君爲嫌乎王引之云朝覲二字下蓋有言朝覲之禮今脫去矣大夫之私覿以下則以聘禮言之不當朝覲爲義鄭注强爲遷就大夫執圭而使四句相屬爲義豈得以上二句爲聘下二句爲朝乎若云

其君親來則其臣不敢外交豈其君不來遂敢于外交乎聘禮有賓覿而此以私覿為非禮者議禮之家取舍各異士昏禮有讀贈而檀弓引曾子以讀賵為非是其例矣以周案周官司儀于王合諸侯及諸公相為賓並不言大夫私覿至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將幣之後乃有私面私獻鄭注郊特牲謂朝覲無私見聘則有之即據司儀而言無可疑也記意大夫從其君朝覲無私覿國君禮此私覿以國君言故下曰諸侯之庭大夫之有私覿者聘禮也聘禮之私覿其幣出于公家不失申信不貳君之義此文專為三桓而發曰何為乎諸侯之庭申明朝覲私覿之非

禮而當時有行之者如成十三年公朝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見王是也曰為人臣者無外交申明執圭申信之義而當時有因之私行者如僖卅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譏其遂事公不尋爲政莊廿又年公子友如陳報聘其明年遂私行葬原仲亦人臣之外交者是則因朝覲而先私覿因出聘而遂私行外交皆自三桓始也故下文以此總結之注疏誤以外交貳君爲申明私覿義孫王因之疑經背失之矣

鄭[元]云奠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奠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苟敬者主人所以少敬也敖繼公云苟誠也實也

苟敬者國君于外臣所燕者之稱號其類亦猶鄉飲酒之介遵矣以周桊說詳燕饗同

賈公彥說天子待諸侯諸侯自相待及大國之孤饗食燕皆有幣弗酌亦以幣致之聘禮云若不親食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是親饗食之有幣可知又云燕與俶獻無常數不言致燕以幣則無致燕之禮親燕亦無酬幣若然天子諸侯燕己臣及四方卿大夫皆無酬幣孔穎達說據鹿鳴詩序燕聘賓當有幣以周桊當從孔疏禮經于燕不言幣文略耳賈氏覲禮疏極辨聘賓之燕無幣于酒人疏亦據鹿鳴序云致燕亦以酬幣致之與

饗同是己不自信其說矣

鄭元說聘禮曰致饗以酬幣所用未聞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崔靈恩云諸侯饗賓者以琥賤者以璜賈公彥云公侯伯用琥子男用璜孔穎達云公侯用琥伯子男用璜以周案禮器圭璋特爲朝聘之正玉琥璜爵爲燕饗之酬玉聘禮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皆特也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又瑴是琥璜竝賜也孔賈疏竝非

賈公彥說私覿私面之幣皆賓介自將己物非公家所

給江永云私覿亦公家之幣但對言禮爲私耳以周案周官校人職凡國之使者其其幣馬鄭注使者所用私覿則私覿之束錦乘馬明是公家之物賈疏乃謂天子禮與諸侯異曲護己說非見君謂之私覿見卿大夫謂之私面𨶒文通對文異也

鄭元云還璋賄用束紡所以還聘君一說此以賄聘賓褚寅亮胡培翬說賓行舍于郊公始贈賓此在還玉之後故知爲報聘之物若以爲賄聘賓則當在公使卿贈如覿幣之下非其次矣以周案褚胡申鄭義是

敖繼公云經云卿大夫勞賓而記云幣之所及皆勞似

異于經且以幣不及己之故而不勞賓亦非禮意以周案幣之所及皆勞固屬情理之當然且以見所不及者勞之有嫌也鄭注闕發記意已明敖氏輕駁大謬

王士讓云聘禮有請觀之舉敖氏疑聘日不給且議非禮以為記文之誤不知此舉乃于歸大禮之日請于歸饗餼之卿以達于君而已非卽日觀也亦如上經賓請有事于大夫非卽日問以周案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晉韓起聘魯觀書于太史氏皆其事王氏斥敖甚是

鄭[元]云大夫來使無罪饗之樂與嘉賓爲禮過則餼之餼之腥致其牢禮也其致之之詞不云君之有故百聘

義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媿厲之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以周案春秋時有執他國大夫事鄭遂據以為說未必古有是也其解過則餼之夲諸聘義敖氏謂過郎上經之過邦餼郎餼之以其禮與記上下文不合

賈公彥云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大客謂大國之卿敖繼公說大客諸侯之來朝者以周案司儀職諸侯相朝為賓大夫來聘為客聘禮賓客通偁所謂對文異散文通也此亏聘客又別之曰大客敖氏以為諸侯亦偏一義或者因此駮賈疏謂婁服以內聘賓不分

大小國引左傳鄭伯兼言舊晉曹大夫為證未是大行人掌大賓大客之禮儀小行人籍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大客謂孤卿見鄭注鄭元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于太祖廟諸侯行舍于諸公廟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館者必于廟不館于敵者之廟為太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賈公彥云諸公大國之孤若無孤之國舍于卿廟陳祥道云天子巡狩王人出聘館于諸侯之廟若侯氏之朝王列國之相朝聘不必館于廟故覲禮侯氏至天子賜舍春秋傳文公之為盟主也崇大諸

侯之館館如公徵鄭說拘矣以周案鄭注據禮經而言如館不亏廟當館亏敵者矣晉文公館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亏宗廟又別築諸侯之館乃春秋之制故襍記亦有公館私館之文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所為謂公所作諸侯館

記曲禮禮從宜使從俗鄭元云從宜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從俗亦事不可常也牲幣之類則當從俗所出以周案初學記政治部奉使類大書從宜二字注引禮記使從宜禮從俗史徵周易口訣義觀卦引先鄭注從俗所為順民之敎幷引

大公封齊五月報政禮從俗玩注引士匃事亦證使之從宜非證禮下云牲幣之類乃言禮之從俗也孔疏本使禮二字巳誤倒當依徐史引為是使從宜者聘禮記所謂辭無常公羊傳云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禮從俗者曲禮所謂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周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禮俗以馭其民禮俗謂國俗所行舊禮管子云明君在上俗無異禮變孌自為易國之成俗命之曰不牧之民

受業昭文孫同康　子家驁仝校

禮書第二十八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史幕東卥面讀書賈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必卥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賈公彥云君南面使者北面故幕東卥面讀之君與使者俱見賈人當在幕卥東面撫之亦欲俱見之也敖繼公云史蓋幕卥東面讀書有司北面展之吳廷華云此經第言官下行時受主乃言賈則夕幣無賈人可知褚寅亮云史與卿大夫同在幕東卥面故展畢卽以書授宰如在幕卥則必越幕而授宰矣宜從注以周案史讀書展幣五字連讀展幣

亦史也讀書者為太史周官太史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史幕東凾面讀當依注褚說是

鄭元云上介視載者監其安處之畢乃出所受書以行為當復展王士謙方觀承說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二句當作一氣讀謂視所載及所受書覈其相符否也胡培翬云經末言出注補言者明上介不舍于朝也以行謂以書入載隨行以周案以行別為句卽記所謂受行是也經以夕幣目下事而以以行結之明使者之展幣受書卽受行事也史讀書展幣上介已同視之至此又視所載及所受書重其事也以行者以所受幣及書

而行也注監其安處之畢乃出卽記既受行出之出上
介出使者亦出矣王方說胡氏駁之胡說實亦未當
鄭元云上介視載者安處畢乃出方苞云夕幣陳之卽
載而舍于朝明日乃可與使者同時就道也禮已受命
君言不宿于家以周案此受行非受命也受行在夕幣
受命在厥明鄭注下厥明使者載旜受命于朝遂行舍
于郊引曲禮君言不宿以證甚覈此注云以出卽記所
謂既受行出之出是也方說不足辨胡正義引用之蓋
受行受命之不同胡氏亦未審也
鄭元云記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古者君臣謀

密草刱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朱熹云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之矣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注言未知所之非是以周案受行即經夕幣之以行是也故鄭注下既受行日云謂旉夕幣之閒此注以未知釋問謂未知遠近焉爾遠近釋幾月之資胡正義疏此甚舛既受行日句胡氏駁敖申鄭是之

鄭元云又入取幣又入者祝祝也敖繼公云又入祝及主人也褚寅亮云祝爲取幣入主人無事不入矣此與陰厭之禮有別

鄭元云使者受圭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受之凡授

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吳廷華云宰君左鹵面使者亦轉而鹵面在宰之左胡培翬云吳氏所以易注者葢欲遷就公左之文也然受圭受命皆當北面經不直云公左而云自公左者宰鹵面本在公左今自公左至使者之右北面授之日故云宰就也以周案胡說是授受之迯詳相見門

鄭元云旣逑命同面授上介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

胡培翬云使者受命又重述之恐有失誤也或說宰述之者非

張爾岐云東帛元纁寿授幣時巳授矣受享復言東帛

加璧元纁束帛加琮者以方受璧琮取其相配之物兼言之如云享時束帛上所加之璧元纁束帛上所加之琮皆盛世佐云此時惟受玉乃并束帛言之者取其相配且以別亏圭璋之無加者也張說是之敖云復取而合諸璧琮非

鄭元云受享束帛加璧帛今之璧色繒也敖繼公云享束帛不言元纁文省皆以周案文省宜在下下句不省而省上句禮無是例說詳名物門

鄭元云史亏眾介之南北面讀書褚寅亮云注云北面向賓讀也胡培翬云周禮掌客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

饔餼賈疏史太史之屬官則此史亦非太史以周案上

授幣節史讀書注云卥面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此節

史讀書注云北面欲對賓而讀也敖氏並以為東面讀

非上節讀書亏君冄當是太史此史從賓而行者乃其

屬也吳氏並以為太史讀亦非上節讀書是幣書此讀

書為誓戒之書亦異周禮掌客所言是諸矦相朝禮其

所從之史當是太史舊疏以為屬官未是胡氏引以證

此亦未合

鄭[元]說道路深亦未入竟壹肆不立主人不執玉敖繼

公云未入竟壹肆必言朝服者嫌肆聘儀則當如聘服

也凡道路常服卿大夫則朝服士以下則元端與無執
謂不執玉帛以周案道路常服深衣當從鄭注此專肆
聘儀聘時圭特本無帛敖說無一是
鄭元云闕人問從者幾人欲知聘問且爲有司當共委
積之具敖繼公云欲知其人數所以防姦人以周案鄭
注以下文以介對而知有此義也使者不以從者對而
止以介數對蔡氏謂不欲以餘隸煩主人是也而主人
問其介數亦可知爲聘爲問矣如有防姦之意則宜以
從者對敖氏不參本文而好立異說率類此
鄭元云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謂展夫人聘享上

介不視貶于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于上介上介于是乃東面以告賓亦所謂放而文之類敖繼公云告者告之以展聘享之幣玉已畢以周案敖氏以告爲告禮畢非專告展夫人幣其意以上云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亦如上介視之也其實經云亦如之者亦如上拭圭執圭展圭拭璧展璧會幣諸儀不關上介視之在內凡經于亦如之下又別言之皆明其與上異者也既夕禮于羊俎曰左胖髀不升腸五胃五于豕俎曰亦如之豚解無腸胃是其例也如敖說告爲告禮畢則此文當退在有司展羣幣以告之下且下文以告爲告展則此

賈人告上介上介告賓亦爲告展可知賈人以展事告上介則展夫人聘享時上介不覿亦可知褚氏云君之聘享上介覿之夫人聘享上介不覿俟賈人告而轉告亏賓摯幣則有司自展而直告亏賓塈降之義也若上介既覿賈人何必再告之空遵注告則必易其所立之向亦注義爲長．

鄭元云及館展幣亏賈人之館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盛世佐云展幣皆亏館舍非如習儀之亏壇壝也此云及館者謂卿致館之館歬聘一日也次亏此者因上事而終言之以周案遠郊百里近郊

五十里遠郊之內即近郊之五十里遺人職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注以下有賓至于近郊之文故以遠郊之內別之

鄭元云賓至于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敖繼公云請行速之褚寅亮云尚未勞賓如何先以請行速之依注說爲尋

鄭元云勞者東面致命鄉賓賈公彥云賓在館如主人當入門㐭面故勞者東面向之敖繼公說賓入門即北面秦蕙田云賓入門㐭面以在館如主人及聽命乃北面從臣禮也敖說非

敖繼公云勞者受幣葢當門中南面賓北面授注云受送拜皆北面謂受者送者之拜皆北面也以周案鄭注秉賓勞者言敖申鄭是疏疑受爲授之誤非也鄭謂賓勞者同面受敖謂訝受說異

鄭元云儐勞者勞者指皮出東面指𢱧皮者而出敖繼公說公食大夫禮賓北面指𢱧庭實以出此亦北面指之褚寅亮云公食禮是對君之禮庭實爲君禮物故北面此勞者不必北面也從注爲是以周案凡臣與君行禮皆再拜稽首此賓用束錦儐勞者儐幣乃彼國之君幣故受者送者皆稽首用臣禮也則勞者指皮出用臣

禮北面指亦當敖氏據公食禮爲說似勝鄭注

鄭[元]云其實棗烝㮚擇兼執之以進兼猶兩也右手執

棗左手執㮚敖繼公云左手執棗右手執㮚士虞禮主

婦自取兩籩棗㮚設于會南棗在西足見其所執之左

右矣褚寅亮云授受之法左右手各執一物者先將右

手之物授人旋以兩手授左手所執者經云二手授㮚

則是右手先授棗然後二手授㮚敖氏故生異說士虞

禮棗在西何妨右手執者設于西左手執者設于東邪

未可據以難注以周案宜從敖說凡兩手各執一物者

先授左物說詳相見禮門

鄭元云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然則賓送不拜賈公彥云若公會大夫使人戒賓不拜送遂從之其類也覲禮大夫勞侯氏侯氏卽從大夫入拜送大夫天子使尊故雖從亦拜送與此異胡培翬說公會燕儐禮與此異此當如覲禮亦拜送

賈公彥云卿致館賓迎再拜者賓在館如主人故先拜也卿不言荅拜荅拜可知但文略耳雖不言入言迎則入門可知卿以空拜致飧既卽退張惠言云致館經注不言入門覲禮賜舍注云受舍于門外則受館亦于門外可知疏以為言迎則入門非凡以君命皆不荅拜疏

云空拜荅拜又非以周案鄭不言荅拜為將君命無拜禮也張氏駁疏是巳致館如郊勞儀郊勞公之臣相為國客登堂聽命致館亦在堂矦伯之臣受勞于庭致館亦在庭司儀經注明言之矣張氏從敖駁疏非空拜乃空辭之誤上疏云致飧空以辭致君命

致館卿退賓送再拜宰夫朝服設飧鄭元云鄭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為新至非大禮也飧不備禮曰飧賈公彥云致館有束帛致飧空以辭致君命無束帛致飧既卽還不待宰夫設畢也致積在道致飧在館所致別人若致館與致飧同時

致館者兼致飧朱熹云經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此致止謂致館㞢首目其事而下詳其節也上無飧字而但云致命注疏何以見其致飧邪胡鎬云注初無兼致飧之語言兼致者賈之誤㞢王士讓云設飧乃宰夫設之則非兼致可知以周案致飧與設飧異致飧以束帛致之設飧直設之而已無束帛亦不以君命致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初之儀注云不言致飧者君亐聘大夫不致飧也引此記飧不致賓不拜為證則鄭意固直云不致矣此云不俟設飧之畢明卿致命即退之義云以不用束帛致明致飧之異亐設

飧也玩鄭注語經宰夫朝服設飧與上連文自南北朝說禮家誤以注不用束帛致數語爲解致館之文亏是分割爲兩節而有卿聘致館不以幣之說賈疏周官司儀用其義一曰聘禮致館不以幣一曰聘禮致館無束帛其疏聘禮知舊說之非而校正之亏卿致館注以上卿禮致之引覲禮注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無禮謂無束帛此云以上卿禮明有束帛致可知其語甚審亏此仍沿舊譌二節不併反疑注亏卿退言設飧似卿致命致館隸致飧經外添說朱子駁之是也胡氏正義意欲申鄭而義甚迂曲亦由兩節之不併故也宰設

飧必朝服者雖不致命明自君來也記飧不致賓不拜

注云不拜以不致命疏謂空以辭致君命亦非

鄭[元]云設飧眾介皆少牢亦飪在鼎五羊豕腸胃魚

腊新至尙鄭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兩鉶四壺無簋敖繼

公云少牢五鼎羊豕魚腊膚與饋食之鼎同也此少牢

故無堂上之饌褚寅亮云饋食是臣禮故上牲一鼎而

腸胃從之下牲豕與膚爲二鼎玉藻及此經是人君禮

故上牲羊與腸胃爲二鼎而下牲止一鼎以此示別登

尊混而同之所以然者特牲無羊止三鼎少牢有羊故

五鼎亦不敢純同人君朔月之會也若此則正應用諸

侯禮也歸饔餼盛禮而士介無堂上之饌此亦宜無注所云侯訂胡培翬云上介堂上之饌本與賓卤夾之饌同此則又視賓卤夾之數減之降殺以兩也褚說似亦可從以周案褚說五鼎從鄭無堂上之饌從敖

記賓卽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摯鄭元云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吳廷華云此掌訝旨皀䍐謂卽上節之大夫士賈疏諸侯無掌訝說亦無據以周案此云又見之以其摯下云復見之以其摯復與又者皆承上之辭以其摯者皆不一之辭如吳說此非上節之大夫訝士訝別有掌訝之官則記何以云又見之天子掌訝中

士諸侯當以下士爲之士皆執雉亦何必云以其摯或
疑主國大夫士各有職掌何㝵日伺客館不知其初大
夫訝士訝旣見賓後其待事亏客者自設專人觀掌訝
職文可知云次亏舍門外待事亏客者掌訝也云諸侯
有卿訝大夫有士訝臨事特設其官何嘗日待事亏客
館參見職官門
敖繼公說記賓卽館迓將公命此在卿致館之後賓旣
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摯所謂還摯也盛世佐說此當在
賓聘享畢就館之時以周案下文賓旣將公事復見之
以其摯鄭注公事聘享問大夫則此言賓卽館自在卿

致館之時周官掌訝職于賓入館下郎云次于舍門外是其證復見訝爲報禮以其摯是賓介之摯也各執其摯以相見當從注

鄭元云賓入門左公再拜南面拜迎敖繼公云公西面拜迎于入門右之處以周案賓入門左北面故公南面拜迎當從注

鄭元云賓及廟門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于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㬥君行一臣行二于禮可矣賈公彥云君行一臣行二見君行近臣行遠之義皆據大判而言不可細分此文出齊語晏子辭王應麟云此文見

韓詩外傳齊語無此文以周案文出晏子春秋內篇襍上晏子云嬰聞兩楹之閒君臣有位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外傳云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據二書所言君行一臣行二本屬上堂之禮鄭亏此引之者見入門後其節亦然也張皋文云公立中庭疏云三分庭一在南非也介覲注云北行三分庭一而東行當君乃復北行則公立當南北之中明矣是以注云君行一臣行二也

胡培翬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廟卽太祖廟上經云先君之祧是也敖氏以為高祖以下廟非公立蓋南面敖氏以為卤面亦非經至此始言及廟門則上毋門不𡬶指廟門言明矣以周案胡說是也敖氏泥于受幣于某宮之文遂以此廟為羣廟說詳𢋺卷毋門之說詳

宗廟門

賈公彥云賓立接卤壂注云介在幣南北面卤上者以上文入境展幣時布幕賓卤面介北面東上統于賓今此陳幣賓在門卤北面明介北面卤上統于賓也以周案時賓在廟門外卤壂之南當云門卤東面與下卤上

統賓句方合葢傳寫之誤也

鄭「元」云上介北面受圭進啇面授賓敖繼公云上介受圭亐其左亦東面授賓東面亐其右以周案時賓東面宐從注訮授

鄭「元」云公先賓廾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杜預云禮登階臣後君一等以周案公先賓廾二等大夫先賓廾一等禮經有明文左氏襄七秊傳衞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韓非子引其事亻乍今吾子不後寡君一等一乃二字之誤杜注沿之非也晏子春秋君行一臣行二本指上堂

兩楹閒授玉之禮言今以禮經覈之公自側襲之後出至東楹東而賓自西楹西疾行至中堂東楹之閒授玉則君自東楹東至此止行其一賓自西楹西至此已行其二亏禮甚合鄭注受玉亏中堂與東楹之閒引晏子語以證是已或說君行一臣行二祇在旣曲之後當稗之冓與晏子本文未合而賓入門之時公已立亏中庭似無君行一臣行二可言鄭注引此者統下賓立接西塾爲文故曰如此是君行一臣行二者將然之書也中庭在南北之中君自中庭至階亦止行其一賓自西塾至階又行其二也至升階之時君與臣相距祇二等亦無君行一臣行二可言鄭注

引此者統下賓升鹵楹鹵東面為文故曰亦欲君行一
臣行二亦欲者亦將然之辭也公先升二等而賓升直
至鹵楹鹵至致命後公乃左還北鄉進當楣而拜是公
既升後尙立階上亦祗行其一賓直至鹵楹鹵又行其
二也舊說公升階卽至東楹東既與經左還北鄉當楣
之文不可通公時鹵面左還而北鄉再進當楣拜非自楹東左還張圖誤井疑注行
一行二據大判為言非事實矣胡氏正義一無申明穆子言臣當
徐行以後君與晏子臣當疾行以及依意本不同而義
悉相成臣亏初升時徐行所以辱君行一臣行二也至
兩君相見主人先升一等賓從之授玉亏兩楹之閒故

成公六秊鄭伯授玉于東楹之東降同大夫士貞伯又譏其行速

鄭元云入門皇自莊盛也升堂讓謂舉手平衡也將授志趨志猶念也謂審行步𢾺繼公云讓謂後君升堂褚寅亮云依注說方與上文皇下文志趨一貫以周案下記云皇且行皇疾行貌賓入門時公立中庭以須曰皇不敢久君須也至堂下公先升二等曰讓不敢公登亦登也志讀如志徵噍殺之志趨讀如趨數煩志之趨謂行步急促也晏子言授玉之禮曰兩楹之閒君臣有位焉君行一臣行二曰急促以及位也此節記執圭行步

疾徐之節下節乃記執圭之容

賈公彥云授如爭承謂如與人爭接取物下如送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敖繼公說授如爭句承下如送句郝敬說將授志句趨授如爭句以周案此記授圭之容說文爭引也引張弓也爭字从𠬪𠃌𠬪象兩手𠃌象所引之物爭承者張其兩手而上拱之古人揖洨也授如爭承與上如揖之義同鄭彼注云授玉宜慎也下謂旣授而下其手送謂平等授受之禮下如送與下如授之義亦同鄭彼注云不敢忘禮謂授受之禮也今解論語者以上下爲執洨宜以鄭注及此記

文正之詳經說下云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乃言退

而下堂賈疏以此下為下堂退為出廟門殊失文次敖

郝二說更鑿

鄭元云皮入右首變于生也敖繼公云右當作左士昏

禮皮左首褚寅亮云執皮與執贄左右首异一生一死

也雉象生昏禮亦象生故皆左首敖氏改經不可從

鄭元云禮不拜至以賓不于是始至今文禮為醴賈公

彥云此文承執玉帛之下故聘時不拜至胡承珙云此

謂聘享畢醴賓時事經于聘時無拜至明文記獨言醴

不拜至正見聘有拜至與經文互相備此文乃合下醴

尊亏東箱及祭醴再扱爲一節亘今文佗醴義自可通

或說士昏禮醴賓拜至記者恐人疑凡醴皆然故特明之

鄭元云醴賓宰夫酌以授君君不自酌尊也㚒廷堪云考士冠禮賓醴冠者士昏禮女父醴使者皆不自酌而用贊者酌之至士昏禮舅姑醴婦則贊者酌之亦贊者授之是醴不自酌蓋禮經之通例如此以周案㚒氏說是

敖繼公云醴賓宰夫奉几兩端以進南面授公盛世佐云下云公東南鄉則宰夫進几蓋鹵北鄉也以周案公

東南鄉是拂几之㳒也但公卒拂而後攝之則拂時猶
宰夫執之也宰夫執几而公東南鄉拂之則宰夫面北
鄉矣盛說是

賈公彥云以栖棘諸觶向擸坐啐醴謂扱觶亏栖兩手
奉之以啐救繼公云以右手執栖扱執觶也向擸以擸
向上也褚寅亮云如救說脫空左手何用說文擸理持
也葢下奉觶而上持栖也以周案賈疏是

鄭元云賓覿不請不辭鄉時巳請也救繼公云亦擯者
出請入告而出許不言者可知以周案醴賓之肻巳請
辭矣不必再請辭當從注

鄭[元]云介覿擯者執上幣出請受請亏上介也擯者先
郎鹵面佐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擯
者旣釋辭執衆幣者進郎佐有司乃曻委之南面僂其
復入也委皮當門又云執幣者鹵面北上擯者請受請
亏上介也上言其次此言其佐互約文也敖繼公云出
請受言其出爲請受也執皮者從上擯出門不俟上擯
之釋辭郎委皮而退盛世佐秦蕙田等說上擯出時猶
未請受也而先簪其故亏出之下亦經中之一例也上
云請受標其目下云請受實其事敖說爲是
鄭[元]云賓及大門內北面將揖而出亏此可以問君上

擯往來傳君命南面敖繼公云賓東面公卤面而問之
以周案當從注賓北面將指公南面
朱熹云凡言北上者皆南陳卤上者皆東陳此經卤夾
六豆設于卤墉下北上至兩籩下結云皆二以竝南陳
又云六壺卤上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卤北上壺東上
卤陳則是東卤之饌自籩以上皆南陳唯壺東卤陳之
疏于東夾之豆亦云于東壁下南陳而布置卤夾之豆
乃東陳之又以簋鉶籩皆與壺東陳不惟與經文不合
而亦自相牴牾殊不可曉秦蕙田云以朱子說推之則
東卤二夾所陳六豆㝡北亦簋在豆南四鉶在簋南兩

簠在鉶南所謂南陳也若如楊信齋圖則豆簋鉶簠在
鹵夾者東陳在東夾者鹵陳與經文亦不合以周棨聘
禮豆簋簠壺陳設舊說多誤並詳會禮門
敖繼公云米百筥此從餼者也麥廷堪云簠簋之米從
飪牢筥米從腥牢車米從生牢經例甚明下經歸上介
饔飪腥各一牢堂上之饌六鹵夾亦如之下卽云筥及
甕如上賓則米筥在醯醢甕之上則從饔可知米百筥
節似非其次宜在醯醢百甕節之上絕爛在餼二牢節
之下也胡培翬云簠簋之米係已炊爲飯者故從飪牢
筥米係舂熟可卽炊者故從腥牢車米係畱以備用者

故從生牢釋例說似可從

秦蕙田云米禾皆以十車爲一列米先西後東故曰東陳禾先東後西故曰西陳其芻則皆北鄉敖氏以東陳爲西陳者非以周案秦說北輈從鄭注是

盛世佐云米禾薪芻賓其百二十車上介牛之衆介則無過百八十車而已葢卿行旅從非是則不足以供之也鄭氏謂用車三百六十乘而以侈費詆經妄矣國之經費賓祭最鉅遇有凶荒札瘥則又有殺禮之義見于掌客制禮者豈漫無撙節于其閒哉

鄭元云士介四人皆餼太牢米百筥設于門外略之也

米設當門亦十爲列北上牢在其南卥上李如圭云牢
在米南與賓介之陳同此卥上爲異耳褚寅亮云注卥
上恐是東上之誤以宰夫牽牛致命當近東故也以周
案陳牢北面東上賓介皆同大夫餼賓太牢米八筐注
亦云牲陳于後東上此云卥字誤褚說是記云士無饔
掌客凡介皆有饔餼蓋亦君臣自相壓也聘義羣介皆
有餼牢亦不言饔時宰夫卥面致命
胡正義謂北面誤
鄭元云至于諸讓大夫先升一等讓不言三不成三也
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
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

則是主人四讓也古文曰三讓敖繼公云大夫三讓而賓三辭大夫先讓者以其奉君命尊也客尊則主人不敢先讓升于覲禮見之以周案時歸饔餼于賓館賓為主人也凡曰讓者客禮也皆主主人為文鄭注主人讓于客是敖說大夫先讓是客讓主人非其義矣覲禮使者不讓先升為使者奉王命而來弗敢為主焉故侯氏不與之讓下又云侯氏與之讓升是讓明屬主人為文矣聘禮三讓大夫先升三讓屬賓不屬大夫故下以大夫別之鄭注誤以三讓屬大夫故以古文為非

鄭元云賓問卿卿受于祖廟祖王父也賈公彥云諸侯

受亏太祖廟大夫下君故受亏王父廟以周案祖廟亦太祖廟也鄭注似非

鄭[元]云賓面大夫亏賓入自階下辭迎之至庭中旋竝行敖繼公云大夫亏中庭南面辭之庭實旣設亏西方大夫乃至入門右之位揖賓而竝行以周案敖說亦備一義

敖繼公云如主人受幣禮不拜此受者非主人則亦無揖讓之禮也惟言不拜見其重者曰褚寅亮云凡出迎揖讓之節皆如親見之儀特不拜耳拜卽上經聽命後降階西再拜稽首升成拜是也此則不可代之以周案

禘說合經義

鄭元云夫人歸禮堂上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設亐戶東又辟饌佐也其設脯其南醢屈六籩六豆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四壺無稻酒也故繼公說六豆六籩皆空用朝事者而各厺其末之二其設之之序則豆皆在鹵籩繼之而東韭菹其南醓醢屈以終籩其南蕡亦屈以終四豆四籩又從其下厺其二四壺厺粱酒焦以恕云鄭注放君歸饔餼經而云其設脯者謂六籩設之亐北其南醢者謂醓醢以下之六豆以次相閒交屈而設舉其一端以概全文非直六籩但用一脯六豆但用一醢可知

姜上均厈注非胡培翬云凡設饌以豆爲本敖謂豆在
卤邊在東其說亦確據經文二以竝則是六豆分爲三
列六邊亦分爲三列以炙向東直陳之經無屈文固不
必以屈言曰以周案敖說從下厺二說亦可通但四壺
以黍爲下以下厺之當有稻粱無黍酒
鄭元云大夫餼賓米八筐黍粱各二筐稷四筐無稻衆
介米六筐又無粱也敖繼公云六筐蓋黍粱稷各二筐
也褚寅亮云不在數之多少而在品之衆寡以周案君
餼賓米用筥器小而多大夫用筐器大而寡而其品君
用四種大夫止三種褚說申鄭甚當

鄭[元]云賜饔筮一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餼不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行不釋幣于禰不祭可也敖繼公云云筮一尸者嫌并祭祖禰當異尸也尸云筮則子弟之從行者衆矣以周案如敖說竝祭祖禰而唯一尸則經何必言若昭若穆其解下文皇祖某甫皇考某子誤與此同盛膚三禘揩幷竝斥之矣盛氏謂士介初行亦告禰與注亦異

鄭[元]云旣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乘謂乘行之禽也謂鴈鶩之屬其歸之以雙爲數其賓與上介也士中日則二雙中猶閒也不一日一雙太

寡不欲也胡培翬云如其饔餼之數每牢一雙聘義曰乘禽日五雙謂賓也賓饔餼五牢故五雙上介三牢則三雙士介一牢則一雙云其賓與上介也者言乘禽日日歸之惟賓與上介自若士介則閒日矣以周案鄭意賓與上介如其饔餼之數日日以五雙若三雙歸之士介一日一雙閒日又加一雙為二雙為日如饔餼之數歸之太寡不欲故也賈氏疏此未明胡氏從而衍之與經注竝不合

賈公彥云記既致饔旬而稍者賓客之道十日為正行聘禮既訖合歸一旬之後或遇凶變或主人留之不得

時反故有稍禮周禮槀人共賓客之稍注云稍非飧饔之禮孔穎達云旬而稍謂歸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非一旬卽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訖齋十日明非一旬而反以周案聘旣訖旬而歸常禮也有故則亦過旬遇爲朝禮之餼其禮同聘故易言遇主之禮亦曰雖旬无咎往有尙向尙猶常也鄭彼注云初修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于主國以此爲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稍久留非常常釋尙義賈疏所云與鄭易注合是也史記范睢傳遺平原君書曰君幸過寡人

頒與君爲十日之歛猶用古語凡聘遇常禮以旬爲期
有吉凶禮事自㝵過旬孔疏未是
鄭元云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執一雙以將命也其
受之也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賓不辭拜受
于庭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授人上介受亦如
之士介拜受于門外胡培翬云拜受于庭拜字疑衍上
經賓三拜乘禽于朝注云發𠫓乃拜乘禽則此時不拜
可知乘禽微物乃使賓日日亟拜乎以周案禮主君有
賜皆拜受明日又拜于其朝通例如此不㝵以三拜乘
禽于朝遂謂受禽時之不拜也他賜皆即拜于朝日歸

乘禽亏發時總三拜之其禮固已殺矣并受而不拜毋

乃太簡乎

鄭元云禽羞俶獻比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俶獻四

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聘義謂之時賜王引之云全經

之例兩事相若者則云亦如之或云如某事之禮無言

比者竊疑比字本屬下句歸大禮之日禽羞俶獻之下

蓋有脫文以周案經奭與羞俶獻無常數奭義佗奭與

時賜無數則羞俶獻卽時賜一事也鄭注羞一事俶獻

一事本與奭義不合此記云禽羞俶獻明經之俶獻謂

之羞者專用禽也蓋曰時禽之羞謂之俶獻明不用果

獻之屬也周官庖人共賓客之禽獻卽此比及也屬下
歸大禮之日為句王說是謂有脫文非

敖繼公云賄禮主于荅其聘故不用庭實禮玉不言迎
大夫文又省褚寅亮云束紡所以遺之禮玉所以報之
兩事實一節事也無用出而再迎束帛乘皮卽庭實如
何言不用敖氏俱誤

敖繼公云公館賓賓從請命于朝欲親受公命也此言
請命周官言拜辱亦其异者也以周案賓若欲親受公
命則爲何必使上介聽命乎請命卽拜辱褚氏云賓言
之則曰拜辱謙不敢斥言則謂之請命

鄭[元]云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不加于皮上榮其多也

敖繼公云上經云陳皮北首此皮左皮上左也故云加皮各重累陳之焦以恕云此禮見于經者凡三夕幣云皮北首卤上加其奉于左皮上展幣云陳皮北首卤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此陳幣云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卤為上者皮上左也則三處竝同可知

鄭[元]云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言此物某君之所賜予為惠者也敖繼公云此為賄禮中之物褚寅亮云此乃公幣外加賜之物秦蕙田云有獻謂彼國之君于常禮外別有賜予故獻之如敖說則是彼國所以遺主君

者非賓之私物詎可云獻以周案秦氏斥敖甚明

鄭[元]云勞士介亦如之士介四人旅荅壹拜又賤也賈

公彥云曲禮君于士不荅拜此君荅士拜者以其新行

反命而勞之故異于常也敖繼公云君荅士介皆再拜

褚寅亮云于使者言荅再拜于上介不言荅再拜而言

荅拜則一拜可知于士介言亦如之則旅荅一拜可知

注皆依經立訓敖氏欲破注而先倍經矣冓士介覿而

主君荅再拜者以其爲介也以周案褚氏申明經注甚

當敖說不可從

鄭[元]云遭主國君之喪致命不于廟就尸柩于殯宮不

筵几又不神之敖繼公說此亦受于廟盛世佐云此必受于殯宮者有二義一則大夫方爲君持服不可以入廟攝行禮二則所聘者故君也雖受而聘君之命不可以不達故就殯宮致命焉在使者爲不廢命在主國爲不亡其君也方觀承云案下文特著夫人世子之喪君使大夫受諸廟之文則此國君之喪可知不受于廟也以周案盛方申注義甚精確

經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它如遭君喪鄭[元]云其它謂禮所降賈公彥云禮所降者謂不禮以下不贈以上胡培翬云賈意謂君仍使人郊勞廟

受仍設筵几也然既使大夫受聘禮則報聘之賄與禮玉自不可闕則禮所降者不禮賓畢歸禮饗食弗親及不贈冃　敖繼公云此大夫廟受之禮卽記所云是也盛世佐云下記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者謂君有疾及他哀慘之事非夫人世子器之比也其受玉之儀雖同而服則異彼用皮弁服此用長衣練冠如下文所云也敖一之非

經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鄭元云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敖繼公說此言遭君喪盛世佐說此言遭夫人世子之喪孔廣

森說此遭主國有喪而行問卿大夫之禮以周案當從

鄭注

鄭元云聘君喪赴者未至哭于巷門未可爲位也寢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赴者至則寢而出禮爲鄰國闕于是可以凶服將事賈公彥孔穎達說主人所歸小禮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大事則吉服襍記云執玉不麻是也敖繼公云哭于巷亦爲位衆喪曰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謂此時也赴者至則寢而出出非聘事以此見赴者之至例在聘日之後也哭廷琴云寢而出當以自館至朝言若入而行事

則當長衣練冠與攝主同以周案哭亏巷爲赴未至禮爲位而哭是赴已至也故鄭注云哭亏巷未可爲位衰而出對上衰亏館言謂可以凶服出館將事也經云出非必出至朝注云將事亦非將聘享之事其正行聘享之事赴未至自若吉服赴既至則長衣練冠執玉不麻謂衰經純凶服也鄭注上文長衣練冠云太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則長衣練冠非純凶矣非純凶可以執玉矣如賈孔疏必純吉服可以執玉則下文歸執圭復命亏殯又將何說敖說赴例在聘日後亦無稽

鄭[元]說遭主國君喪主人畢歸禮謂饔餼饗食賓惟饔

餼之受受正不受加聘君若薨赴者未至受禮謂受饔餼不受饗食亦不受加一說受禮之禮古文醴字主國君薨不禮賓聘君薨而赴未至則主人固請禮賓而賓亦受其禮記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不禮郎上文所云不禮賓則此之受禮爲受其禮賓明矣下文言赴者至唯稍受之則此之不受者亦唯饗食亐饔餼之受不言又可知矣以周案記云旣致饔旬而稍饔與稍固有別赴未至受饔餼旣至受稍當以鄭義爲長

敖繼公云歸執圭復命亐殯亦褻而執圭也以周案執玉不麻自是通禮敖氏不信記言輒謂褻而執圭本不

待辨胡竹村正義信其說謂執玉不麻是指行聘享時言非謂歸而復命斯亦鑿矣凡奔父母喪繫冠布深衣至于家必終其麻絰帶之日數而後成服初至一哭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又明日三哭象大斂又明日四哭而後服喪服杖于東序使臣在館已衰而絰于歸復命後曰北鄉哭曰出祖括髮曰入門右即位踊一如奔喪初日哭禮與未成服者同則其復命之時當如人子繫冠布深衣之例服長衣練冠與行聘享同可知矣

賈公彥云若有私喪衰而居謂服衰居館行聘享即皮弁吉服故注云不敢凶服干君之吉使或說既有私喪

當使上介攝之以周案當從賈賓亦介乃攝

鄭[元]云士介亦為之棺斂之不具他衣物也方苞云謂為之棺而具衣物以斂以周案為之棺略讀方說是

左氏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及巨而卒將以尸入上介半尹蓋曰事亦如生禮也亏是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吳人納之杜預云朝聘而遭亦則以尸行事傳言半尹蓋知禮朱熹云禮賓已至朝主君將欲行禮賓請聞之後而賓亦則以柩造朝以尸將事向令公孫貞子卒亏侯聞之後行此禮可也今卒亏竟內亦行此禮杜注以為知禮胥失之矣以周

案禮經賓入竟而死介攝其命若賓死未將命則斂亏
棺造亏朝介將命朱子此論甚嚴

受業無錫范鼎
子　家驥　仝校